

版權為作者及報社所有 未經批准

動物仔 人仔 以及 大人

兒童寵物展覽會特寫

時間：一九七零年十一月十五日（星期日）下午
地點：天馬艦兵房（大會堂右邊）



文：綠騎士
圖：貧小兒思

其實到底不知是去看貓仔、狗仔、雀仔，或是人仔。

總之，一知道了有這個「兒童寵物展覽會」便一定要去看。況且，那個星期日下午，淡淡的陽光照在草地上，已夠叫人快樂了。只可惜，十二歲以下的人仔才可以參加，我實在太過超齡了。不然，也會抱了家中那隻又大又懶的老花貓「白牛」去展覽的。

根本未去時也很容易便可以想像到到時會是怎樣一番情況。但當你真的去到了時，一切又好像實在可愛得意外。

看，偌大的空地上，都是大人拖着小人，小人拖着小動物。

這邊，一個金髮蘋果臉蛋的女孩穿着一身繽紛的衣服，抱着她那隻胖嘟嘟的白鼠。那邊還有隻更胖的不知什麼鼠，長棕色的毛，圓滾滾的。又有綠色、藍色、金黃色的鳥兒。青色的小龜兒。那兒，有隻好大的白兔。牠一定是很老的了，安詳地蹲着，兩只紅寶石似的眼晴半睜着四圍喧鬧紛動的世界。而一個頭髮都是奇怪的圈圈的小男孩，正瞪着他那像兩粒大「波子」的藍眼睛，看得嘴巴都合起來。

那面，人羣圍了個大圈子，正在看狗兒。今次參展的動物仍是以狗兒最多。小人們拖着差不多比他們更高的狗兒，大家背上都扣着號碼，在場中繞圈子。像被人打扁了鼻子的拳師犬，尖手尖腳的貴婦犬，傻咚咚的

矮臘腸犬，威風十足的大狼狗，文靜的長耳狗兒，棕黑色的眼瞳，反映着四面人類和同類的身形。牠可是正在觀察着人類奇異的世界？

同時，熱心的攝影者甚至蹲到評判席的枱底來取鏡頭——人兒和犬兒都太矮啊。擴音器一面宣佈着得獎者的名字一面喚着：「莎莉·湯遜失了媽媽……波比·史提士不見了……」

風凜凜地指揮着，大狼犬好神氣啊。在眾目睽睽的表演當中，卻又忽然不知檢點地豎起一隻後足，撒……場邊一個蹲在地上，不知是男是女的大娃娃，仰頭問媽咪說：「這些，會不會到處都很臭？」

有個小女孩穿了短花裙，笨笨的，這兒有個小羊兒……有個眯眯眼睛的男孩領着隻小小的狗兒……

想想，孩子們怎樣疼愛他們的寵物，而大人們又怎樣疼愛孩子們。看，那個很高大的男人辛苦地蹲得矮，手足都堆得不知該放到什麼地方好，只爲了看着那頭皮的小小兒把胖手指塞進籠裏「擦」那長毛風玩時不被咬到。那邊，媽咪在人籠中輸了大半小時來買枝淡桃色的棉花糖給小寶寶……連大人的面孔都年幼和簡單起來，帶一種柔和的笑意。也許在不自覺之中，回感到自己「細個」的時候，大人怎樣爲自己縫五隻「

抓子」，或買來一包熱騰騰的蠶豆。

擴音器從人圍成的圈子那邊傳來聲音：「選出了……最長的尾巴……最彎的尾巴……」

這邊，穿着鮮明制服的風笛隊伍，一面踏着齊整的步伐，一面奏着樂曲。有些優乎乎的孩子們半跑半探步地跟在後面。熱鬧的……用着細着熱鬧的……小畫家們即席揮毫地畫五顏六色的大笨象，獅子……海旁的風一直都吹得頗勁。可是，直到發覺自己開始淪落水時才知道冷。離開時，滿腦子都是可愛的面孔，快樂的笑容。

下轉第九版

版權為作者及報社所有 未經批准

版權為作者及報社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

上接第一版 □兒童寵物展覽會

動物仔及人仔



也許不應該寫下去的尾聲

當巴士笨隆隆地駛向西區時，窗外也漸漸從華麗的高樓商場改而為擠暗的舊樓和小店了。
（忽然我記起了一點：剛才參加展出的差不多全是外國的孩子。
中國的家庭多數是不大鼓勵小孩子養小動物的。還記得一個親戚家裏，有人送了一頭小貓給他們，家中的小男孩子喜歡得不得了。但養了幾天，媽媽嫌麻煩，一定要轉送了

給別家人。小男孩背着媽媽，悄悄跑去摸到人家的屋，敲門，說那隻貓會「賴屎」的，不如交回給他。他把貓抱回家裏，放在被窩裏一起睡覺。當然很快還是被媽媽發覺了。罵了一頓，

還是把貓送了回去。以後，當她到親戚朋友家中去撿麻雀的時候，便多了個又笑又罵的笑話。那孩子便呆頭呆腦地坐在一旁聽人們的哄然大笑。
中國的家長們多是無上權威，而孩子們，普遍來說，都是比外國孩子老成、持重。

塵埃撲的街道上看見背着妹妹的男孩拖着一袋膠花。推着一車不知什麼東西的兩小兄弟吃力地上斜路……忽然腦海中閃過了一個大雨天，在觀塘碼頭附近一個拿着一把破黑傘的女孩，帶着兩個更小的孩子，赤足在泥濘骯髒的路上走着時的背影……。香港差不多每一個角落裏都有那麼多過早被生活壓得老的孩子。

當然，快樂是一件很抽象的東西。享受着最豐富的物質生活的人也可能最苦悶。生活困難的也可以很快樂。但在同樣美麗的陽光下，在同樣一個小島上，同樣是小孩子，卻有如此不同的遭遇，真叫人不能不開始相信命運。這世界，也實在是不平等得太過份了。

文：綠騎士

圖：小思

貧兒

